

亞歐舊遊新感

(上)

吳嵩慶

第八次到歐洲旅行

又準備了一次五十天的長途旅行。

這是我第二十四次出國，以我的年齡，今後不知尚有幾次外遊的機會，我要十分寶貴這次旅行的光陰，在體力允許範圍內，希望能充分利用，盡我國民應盡的一分責任。如果所見所聞有些微參考價值，我也要把他寫下來，以貢獻其一愚



本文作者吳嵩慶將軍五十二年前留學法國時的照相。

之得。本著這一點的熱忱，事先打算準備得比較周密，以備旅途中隨時應用，但是光陰很快，轉瞬出國的時間到了，仍帶着一份缺憾的心情，步上征程。

現代國際航空，安全舒適，是一種享受，不能視為勞頓。華航設備相當齊全，飲食也頗可口，可惜我已戒酒，否則，一杯在手，更是樂在其中。

這次旅行第一站為星加坡，赴星航程為四小時，閒坐無事，不覺思潮起伏。首先想念老伴兒同來機場送行，我們子女四散，兩老相依為命，我出國最不能放心的，就是她無人為伴，作何安排？她雖強顏說是無妨，但我仍是每時懸念，成為心理上最大負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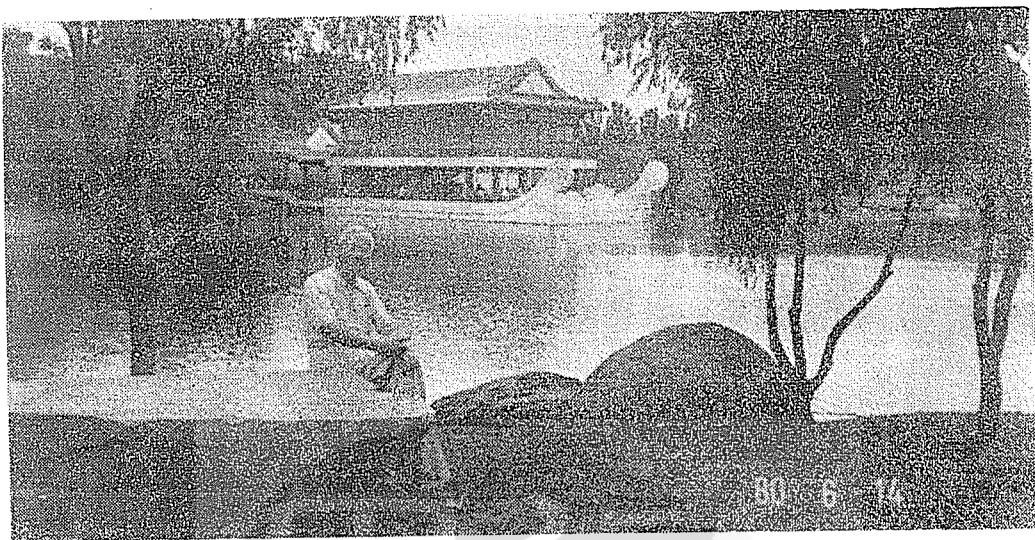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我第八次到歐洲旅行。第一次是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赴法留學，那時沒有飛機，是坐D'ATAGNER 法輪，十月七日由上海起程，經香港、西貢、星加坡、哥倫坡、直布地、蘇彝士運河、塞特港等處各停留一至三天不等，最後到達法國的馬賽，已是十一月中旬，航程一月又六天。今天飛機已不需二十小時，速度增加了五十倍以上。時代不斷進步，交通方面特別顯著！

五十年前留法因緣

留法，那已是五十二年以前的故事了。回憶起來，已是那麼遙遠，但又新鮮如同昨日！

有一件事記憶猶新，那年（十七年）一月，我和兩位朋友送陳舜畊兄赴美留學，我們從上海外灘坐小輪赴吳淞口外的大輪，他坐的是美國總統號輪船頭等艙，在當年眼光看來是特別豪華，我心想何年我也能出國留學？似乎是想摘天上的星，絕對無此可能。因為我係農家子弟，能够大學畢業，已很幸運，實在不敢夢想留學；而且，那一段時間我方失業，連飯也沒得吃，遑論其他。陳君後來告訴我，他在那天日記上，曾有一句：今天送行的三人中，最不得意的是我。就在那一年十月，我竟也有出國留學的機會，上天的安排、長官的栽培、父母的愛憐，使我這一窮小子也能赴法求學，終身永不能忘！經過是這樣的：那年我承廣西潘宜之先生之介，於六月一日在漢口進入白崇禧將軍之幕（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），任少校秘書支八成薪。那天隨一位資深的張秘書，登專車隨軍北上，經駐馬店、石家莊等處，沿途均有停留，最後到達保定，住在青年會大廳，民國十七年七月廿三日（這是

本文作者吳嵩慶將軍在星加坡公園留影。



我一生最可紀念的一日，所以特別牢記）後方有另一位張祕書到來（忘了他的名，姑稱之爲少張），敘談之下，方知後方（漢口）有人向白總指揮報告，祕書室沒有事故，應該取消，我問少張：人員作何安排？他當時正在洗腳，說話的神氣，猶在眼前，他說：他調爲政治部第三課課長，其餘的人都已調職，只有隨軍在前線的張祕書乃恭和我沒有着落，乃恭在總部已有多年，不愁沒有安排，惟有我是新進人員，宜乎無人照拂。那天深夜不能成寐，反覆思維，我是一青年（二十七歲），雙手萬能，何處不能掙到一碗飯吃，何必在此小圈內爭長短，於是決心離開這一環境。那時大廳上搭滿行軍床，有幾盞電燈照明，大家進入夢鄉，我靜靜起來，寫一個報告上總指揮，說明：我軍已入北平，國家現已統一，正青年努力進修之時，請致函大學院（即今日之教育部）蔡元培院長，給我一個留學的機會。這封信寫好後，預備到達北京時，親向總指揮呈遞。從這時起，我心中沒有作過第二念！長話短說，此後三個月我爲留學事南北奔跑。離北平時白總指揮給我四百元大洋旅費，有本錢可作此活動，最後蔡元培先生給我一特約編譯員名義，月薪一百元，言明自出國之日起支，回國之日停支。在我留學期間，大學院改組爲教育部，但對我這一些款按月照匯，從未停止過。第一個月收到的匯款，爲每百元可兌成一千三百六十法郎。三年後，最後一月的匯率已跌至五百法郎。留法的生活費，開始時約爲每月一千法郎，後來已需一千三百法郎以上，可見我的留法生活由甜至苦的過程了！

最近一次歐洲之行

從留法到目前，五十二年的光陰，輕易地消逝了，人生真是短暫！在這半世紀中，一半的歲月消磨于大陸——參加戡亂、抗戰、剿共的小崗位工作，然後，隨政府遷移寶島，轉瞬又是三十年。現雖已退休，至今仍不服老，株守小崗位，混一口飯吃，期待錦繡河山的重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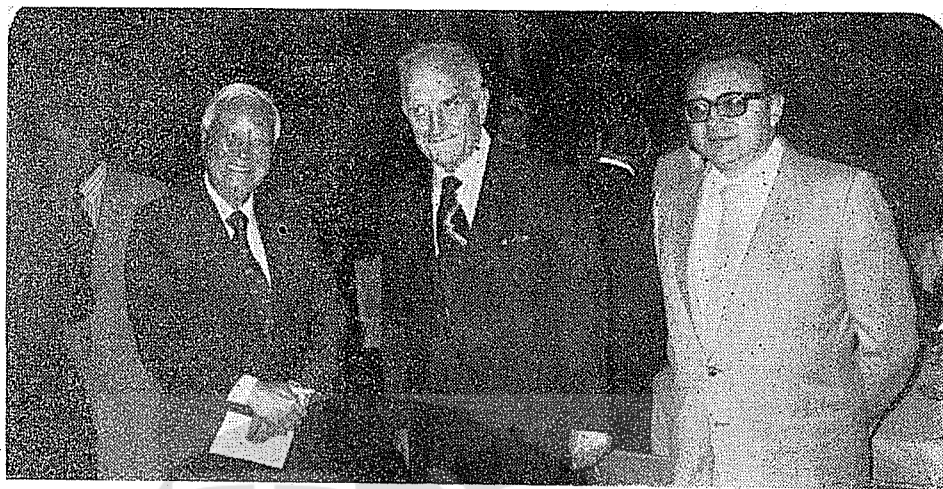
旅歐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四年，距今已有六年了。那年主要任務爲參加國際鋼鐵協會第八屆年會，同時受生產力中心委託，出席維也納的奧國第四屆生產力中心會議。那一次是從東京直飛荷蘭的哥本黑根，中途在莫斯科略停加油，次日飛維也納，停留一星期；然後赴德國慕尼黑參加鋼鐵會議，再飛魯登道夫參加德國鋼鐵協會成立百年紀念；再赴法國參觀了一個工廠後回國。在這次旅行中，特別值得珍重的，就是在德時，與那時留德還是初次見面的陳發熹君約定，他陪我隨同鋼鐵會議的參觀團參觀了幾個工廠以後，同往阿根大學所在地一宿，次日中午約請當地中國同學吃中飯，到的有二十餘位。也就在那時當面約請陳君返國服務，同時也約請其同學石修博士，學成後歸國。現在他們實踐諾言，均已在國內工作，且均已升任副總經理的職務了。

飛星航程四小時，在恍恍惚惚不知不覺中，轉瞬業已到達，懷着滿腔的熱忱，與來迎的好友握敘，準備四天的舊地重遊。

星加坡的國民住宅

在星短期停留，過得迅速而愉快。在幾次敘餐中，遇到許多老友和僑領，也參加一次主日崇

拜，還偷閒去逛裕廊的鳥園與中國花園，但留在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星加坡的國民住宅。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與意中友好協會會長（中）及秘書長（右）合影。

星加坡所建造的國民住宅，始自一九六〇年，造了一千餘單位。近年來每年添造約三萬單位，至一九七九年三月止，出售的已有三十一萬餘單位，出租的已有十三萬單位。目前登記要買的有五萬六千餘單位，登記要租的有九千餘單位。登記後等候時間約為十八個月至二十四個月，一定可分配到房屋。星加坡第四個五年計劃，預定一九八〇年年底滿期，要建築十三萬七千單位，第五個五年計劃預定建築九萬至十萬零五千單位。星加坡目前人口為二百三十餘萬，一九七九年國民住宅可供應人口之百分之六十四，一九八〇年可供應百分之六十八，一九八五年可供應百分之七十五，這是一非常可貴的統計數字。

此次我赴泰國開會，順道先至星加坡住幾天，其目的之一，就是想聆教國民住宅的現狀與其經營辦法，到星後次日即請好友劉義順兄陪同訪問房屋發展局（HDB—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）的公共關係室主任李友清，他是五年前自南洋大學畢業後，又赴美國國際管理學校研究院深造，講得一口標準國語，使我們談話顯得非常自然親切。

申請辦法房屋價格

星加坡國民住宅的申請，是有限制條件：第一必須為公民，第二必須已結婚，第三必須無私產，第四家庭每月總收入不超出二千五百元；星加坡國民每月收入在四千元以上者，僅佔人口百分之二，故此限制不算嚴格。

星加坡沒有退休金規定，但必須參加中央公積局的強迫儲蓄，其總額為其月薪百分之三十七

，其中百分之十六·五由本身負責，其餘百分之二〇·五由其服務單位的老闆負擔。此筆可觀之儲蓄，須俟其退休時方可提取。星加坡現有規定，申請人對於申請到的房屋的分期付款，可由中央公積局內的儲蓄金內劃撥。這一規定，無異鼓勵申請人提前使用儲蓄金，也就是不須花現錢，即可享受自有的房屋，何樂而不為？

星加坡國民住宅房價，現為一房五萬元，二房六萬元，三房十一萬五千元，四房十五萬元，申請時須先付首期款百分之二十。房屋發展局即統籌向政府貸款，開始建築房屋，務必使申請人至多二年內，即可獲得分配房屋。發展局向政府貸款的利息為百分之六（事實上上有二種：分六十年還清者，利率為百分之七·七五；分十年還清者為百分之六），而該局扣算申請人分期付款利息為百分之六·二五（事實上分期有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之別，利率各不同，平均計算為百分之六·二五），此項差額百分之〇·二五與上項預付款百分之二十的利息，均為該局的合法利潤。去年是項利息即為六千萬元，該局的收入還不止此，他們替政府承攬海埔新生地工程，每平方公尺新生地成本為十元，該局收取一元為勞務費，去年也獲得三百萬元。

星加坡國民住宅已大部解決，現在的做法是逐漸放寬申請的限制，使「居者有其屋」的福利能逐漸提高，舉例來說，鄰居配合制度，如子女要想與父母做鄰居，即可申請，並得提前分配，如不能配得同層，也必同在一樓。單身男女合乎年齡者（男五十五歲，女四十歲），如有人願合

住者，即可合併分配，後者可不限于此年齡。對於舊住宅區公共設施的改善、環境衛生的改良、公共服務的提倡、空氣污染的防制、雜貨商店的方便等等，均在想盡方法來增進福利，不是一配了事，不再過問。此外，舊屋住滿五年後，可自由出售，另請分配，（據云：五年前分配之三房



在英倫與友好合影：左起本文作者、英下議院工黨議員曾任愛爾蘭事務大臣之鄧脫君、上議院議員、王台生、董熙將軍。

二廳計價三萬元，現可售九萬元。）我對這一點，開始不明白，如此重複申請，豈非天下大亂，但後來方知有種種限制：第一、你出售舊屋之款，須先歸還中央公積局的墊款。第二、你出售舊屋後，須等候三年方可再提申請；申請等候時間約為二年，無異須等候五年方可再得新屋。第三、舊屋多近市區，新屋愈造愈遠，多在郊外，交通將不方便。可見此項放寬辦法，並不一定鼓勵改配，但對舊屋現有人如特別感到不滿者，有一條出售重請出路，未始不是一件福利。

鼓勵民間新法建築

我聽李君妮妮解說，看到H、D、B、一九七八——七九年度年報，對於星加坡國民住宅之所以成功，還有一個重大理由，就是房屋發展局本身努力的績效。該局不是官方機構，但受官方之監督支持；不是營利機構，但以百分之五計算其利潤，也可使其工作能順利進行。該局有種種辦法，來鼓勵建築商採用新的建築方法與新的建築材料，為大眾建造價廉物美、美的住宅，為大眾國民服務，例如：投標商須繳押標金照合約總額百分之十，但如工程圓滿完成百分之五十，則押標金可降低為百分之七·五；如工程圓滿完成百分之七十五，則押標金可降為百分之五。又如，頒給承包商優良星座獎，每一承包商有優良業績者，可得一星座獎，最多可加至五星。每一星可代表投標時百分之〇·五的加價。至今有七十二家建築商獲得一至五個星座獎，但其中有七家因工作不良而追回星座獎。有賞有罰，使大家兢兢業業不

敢稍有意忽，使所建造的國民住宅，大家感到滿意，這是其政策之最大成功。

大眾鋼鐵公司成就

我到星加坡這是第三次，過去二次都曾訪問大眾鋼鐵公司。第一次去參觀，係答訪該公司董事長吳松柏先生，他于上一年來台北主持東南亞鋼鐵學會第一屆年會。那時他是學會的首任主席，我是中國分會的理事長，我曾以地主之誼招待他，相處得很好，所以，次年因赴歐之便，順道答訪，承他竭誠招待。那時的大眾鋼鐵公司，規模與唐榮相似，足以互相借鏡。第二次去參觀，因為聽說大眾想建造一海綿鐵廠，那時唐榮也有此計劃，想一詢究竟。承廠長藍利貞先生接待，詢知大眾對海綿鐵計劃，因星加坡沒有碼頭可供應，也沒有海綿鐵原料便利，已作罷論。當時唐榮對此計劃也不再進行，不然的話，今日因還原料無着，必將進退維谷，不知如何善其後？這次，我既已決定再來星加坡，如不赴大眾訪問，覺得心有不安，所以經去電徵得他們同意後，遂于到星的次晨，由大眾派一位李君來迎，到後有五位經理級的主管，陪我一同聊天，旋于大雨中前往現場參觀其三部煉鋼爐（三十、五十、五十噸）三部軋鋼機及二部連續鑄造機的作業情形。工作認真，操作正常，原料與成品堆積如山，足見大眾是一個財政健全的企業。回辦公室後，總經理洪光華君趨來握手，問你還認識我不？方知他曾于四年前赴高雄參加東南亞鋼鐵研討會，我那時仍為中國分會理事長，曾招待過他，故他認識我。隨即邀我至裕廊的一家洪龍川菜館

吃飯，席間談到他五位主要幹部中，曾有二位到過台灣，均留有良好印象。于此，可見我們如在國內主辦國際會議，務必竭盡全力，辦得盡善盡美，使每一前來參加的國際友人，均能留有良好觀感，方可收國民外交之效。

看到「大眾」的年度報告，實在令人羨慕，「大眾」煉鋼仍靠電爐，去年年產量為二十九萬三千噸，軋鋼產量為三十五萬九千噸，不足之鋼錠，部份購自我們中鋼，產品中二十五萬七千噸為內銷，幾佔百分之百的市場（星加坡的鋼鐵廠除「大眾」外，僅有一小廠，年產量一萬噸。）而內銷中大部份為供應公共建築。星加坡國民住宅所需鋼料，均取給于「大眾」，使供需協調，井井有條，而兩蒙其利，這也是星加坡成功之一端。「大眾」除內銷外，尚有餘力十萬噸可供外銷，而外銷的價格又在內銷之上，使去年獲利甚豐。「大眾」資金為五千萬元，去年獲利為八千八百餘萬元，公積金有一億六千萬元，聞即將增資為一億元。

「大眾」為一私人企業，股東人數有二千餘，其中十大股東握有股票貳千萬餘股，當然受到政府的扶植，才能今日獨佔國內市場。我看到他們的幹部都是年輕人，充滿幹勁朝氣。「大眾」不過表現星加坡政府領導下之一小環節，管窺蠡測，舉一反三，使人不禁羨慕之至！

星洲的進步與親切

這一次我在新加坡逗留了四天，主要為要辦理赴斯里蘭卡（舊名錫蘭）的簽證，又因臨行忽

患咳嗽，不得不盡量減少活動，所以，接觸面實在有限，談不上什麼感想，但是一個遊客，從自己的環境中釋放出來，走到另一個新的環境中，無論如何，總有一點特殊的感覺，過去既已到過二次，與這一次前後對照，當然也有不同的感想。我現在就談談這些粗淺印象，作見智見仁的一種參考：

我的習慣是早起出外散步，星加坡馬路旁行人道也鋪有紅磚，我覺得這裏所鋪的紅磚，似乎沒有破損的，我曾留心走了一小時，紅磚保持美麗的花紋，走來真是舒適，路旁也有多處在做工事，在這清晨已有機械操作聲音，這是台北絕難聽到的（也許是我存心太急，我總覺得台北道路工程，似乎永在停頓狀態）。歸來推窗四顧，覺得星加坡新建高樓大廈，增添了不少，大有小紐約氣概。但是紐約真是一團糟，街道上雜物亂拋（尤其是中國街），比台北也不如遠甚，那更不能與星加坡相提並論。據云：星加坡禁止雜亂規則（Anti-littering Laws）執行得非常嚴格，最高罪款可到星幣五百元（等于新台幣九千元），甚至公共汽車票、香煙蒂的拋棄，也在處罰之列，宜乎其市容保持得如此整潔。

也許是我偏見，我新到一處，常默測各種場所的服務精神，來評判其品格的上下與盛衰。談到這一點，我真為我們國家感到慚愧，因為不論到旅館、餐館、商店以及公共汽車所遇到的服務生，和氣生財的固然也有，晚娘面孔的實在更多，使人常生厭惡、惡劣的印象。我這次在星加坡所接觸的，無論在旅館的服務台、早餐的服務生

、機場工作人員、遊餐車上車掌小姐，處處總是微笑相迎，妥善服務，有好幾處服務生問我那裏來？當我回答從台灣來，即改以國語相談。他們都是好多代後的華裔，仍能說一口標準的華語。如果我是從福建或廣東來的，那更將用鄉音相應對。在這次旅行中，使我感到中國人間或中華民族間的一份親切感。

聽說有人到香港去，在海關受檢時備受刁難，稍予理論，他們即用英語或華語相罵：「你為什麼要到我們香港來？」彼亦中國人，此亦中國人，（也許他們都不承認為中國人），為什麼有這樣品格高下的差別？

也許是我的自我陶醉，我坐在觀光車上在小馬路到處奔馳，看到中國字的招牌，總有無限的親切感，尤其看到中國花園（Chinese Garden），覺得一草一木都含有中國文化的氣息。在旅館的廣告書冊上，講到今年是猴年，將孫行者十萬八千里的工夫、七十二變的法術，以及西遊記多少故事說來頭頭是道，再講到後天是端午節，今天在星加坡東岸有龍舟競賽，因之追溯當年屈原投江的忠君愛國，與今日家家仍吃粽子以作紀念的故事。儘管所寫是英文，但我仍感覺我是坐在自己書室，看自己國家的書報一般。

但是星加坡是否歡迎我們中國人呢？據說：大陸來的中國人固不受歡迎，台灣來的中國人也不見得有特別好感。要想得到居留權，香港固然困難，星加坡也不容易。總之，一切靠自強，愈到國外，愈知愛國的重要，只要自己國家爭氣，我們總應該有抬起頭來的一天！